

96.6.14



散文诗辑

中国皇冠诗丛

冰山雪莲



● 周孟贤 ● 广西民族

冰山雪莲

周孟贤

广西民族出版社

• 中国皇冠诗丛 •

冰 山 雪 莲

周孟贤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3印张 6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63—0682—2/I·138

定价：1.50元 （全辑：15元）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中国皇冠诗丛》第一套总序

孙绍振

光这个名字就够气派的了，皇冠诗丛，这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责任，我感到最动人正是一种历史的挑战意味，而不是与某一同行争一日之长短。

诗曾经拥有艺术的皇冠，长达千年以上，不论在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上，都是如此。它曾经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雄踞盟主的地位，比任何其它艺术形式都更早成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只有它才是时代智慧的焦点，艺术水平的标志，在它周围聚集着最灿烂、最奇目的天才的星座。那诗的鼎盛时期，至今仍然使当代诗人神往，那璀璨夺目的艺术皇冠，不但散发出一种美好的历史光辉，而且产生一种掣动心魄的鼓舞力量。

固然，无可讳言的是，这一切都是艺术在它古典时期的历史，到了现代，特别到了二十世纪，艺术的现代时期开始以后，不管意象派、现代派有过多么雄强的意志，但总的说来，诗的艺术皇冠已经不可否认的失落了，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的代表的，已经不是诗，而是小说。诗已经充分成熟，乃至到了烂熟时期，才开始在勾栏瓦舍市井小民中间暴发起来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居然雄踞在

艺术的宝座上，戴着艺术的皇冠！

历史如此无情，不能不使诗人气短。

于是有了反抗，在本世纪初有了意象派的产生，起初是在美国，后来到了英国至意大利、德国，接着现代派诗歌的产生。究其主旨，自然是为了挽救为十九世纪末为后浪漫主义弄糟的诗艺。

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生机，新的星座。不论是献身于革命的洛尔伽、聂鲁达、纪廉，还是远离革命的庞德、艾略特，都卓有成就，他们都开了一代诗风，创了新的诗艺。但是，不管有多么大的成就，比起二十世纪的小说来，诗的成就，不能不显得逊色。诗的读者范围在缩小，诗的社会关注度在降低，诗艺的群众接受性在萎缩，这一切都不能讳言，有历史感的诗人不能无视诗在衰弱的信号。

因此，有人喊出了警报：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而是散文的世纪。

然而，我们中国人都不那样悲观。

从五四新诗开始，我国新诗和散文诗用六十年走完西方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二百年的历程。而到了八十年代，在新时期诗坛上也开始了某种历史的进军，多至百种的旗号、宣言和自称的流派风起云涌，尽管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艺术上寻求突破，开拓新的天地，寻找新的视角，探索新的心灵，挖掘新的层次，创造新的形式和语言则成为共同的潮流，不管年青的还有部分

已经不年青的诗人和散文诗人意识到否，在心灵深处，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憋足一口气，要为诗歌在艺坛改善地位，寻求新的制高点，或者象有的诗人已经说了的那样：恢复诗的艺术宝座，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自然，美好的愿望并非都能转化为美好的现实，有时现实和历史是如此之严峻：恰恰因愿望过于美好过于悬浮于实际而走向自身的反面。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已经不算少。这期间，有一个最基本的验经，那就是不但要突破别人的成就，而且要突破自己。如果因为要突破自己尾随他人，特别是满足于尾随他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反之如果因为要突破别人要模仿自己，因循守旧，则更是南辕北辙。

中国新诗和散文诗在这两方面都有教训，而且是不不断反复的曲曲折折的痛苦教训。

任何探索都必须有极其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进行着历史的挑战的时候，站在历史的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国际歌》那句名言：“只靠自己救自己”，任何外来的、他人的语言、形式、方法都救不了中国诗歌和散文诗，只有把外来的东西，用中国人的心去同化、消化或者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说——解构(deconstruction)以后，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诗艺，成为我们的创造。

我们的目的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去模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不拒绝暂时地、有条件地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但学到手之后，我们就要拿出自己的真功夫来，让他人大吃一惊，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卑。

我想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九十年代即将开始的今天，我们就凭着这一点自觉、这一点清醒，这一点“狂劲”（但不妄）向着诗艺的历史制高点出发，向世界出发。

在今天商品价值泛滥，而审美价值贬值的情况下，广西民族出版社居然有如此大气魄出版诗集并散文诗集二十种，据说以后还要继续出下去。这实在不能不使人赞佩。这里值到一提的是，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同时也是皇冠诗丛责任编辑的冯艺先生，他以年轻编辑家的眼光和青年作家的勇气，和两位主编、青年诗人黄神彪、栗原小荻及所有的编者们一起大胆地做出了这项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大艺术工程，我们也不得不深感钦佩；另外令人兴奋的是，其第一套的作者除柯原、晨梅外，其余18位作者大多是三十岁左右，有些只有二十四五岁，当中还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蒙族的青年作者，这越发显得我们新诗的队伍盛况空前，有这么广大的队伍参加新诗的建军，也许正是我们必然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89.11.18

目 录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总序）	孙绍振（1）
冰山雪莲	（1）
鹰	（3）
致一座山	（5）
船夫（六章）	（6）
他；拉着纤	（6）
他，撑着篙	（7）
他，站在船头上	（7）
他，傍着青山睡	（8）
他，升起了风帆	（9）
他，摇着长橹	（10）
题峭壁上的小草	（11）
致白云	（13）
名人肖像画廊（八章）	（14）
鲁国的木轮车醒了孟子墨子和老子	（14）
你将“最后的呼吸”还给医生	（15）
战火在史页的夹缝中燃亮你的名字	（16）
你的狗用两眼默译你寒冷的心空	（18）

你的刻刀是你的第二视觉·····	(19)
你用小提琴拉出物理理论的和谐·····	(20)
哥伦比亚高原快速兀立你的历史感·····	(21)
你用枪尖将绳索挑给布托·····	(23)
樵夫（十四章） ·····	(24)
穿山的“箭”·····	(24)
月夜箫声·····	(25)
儿女，站立的碑·····	(25)
张翅的“鹰”·····	(26)
山爷和夕阳·····	(27)
山菊花·····	(28)
想象自己也是一棵树·····	(30)
放竹排·····	(31)
树的悲剂·····	(32)
陡崖上的山羊·····	(33)
雪地追鹿·····	(34)
“朝天椒”·····	(35)
绿海“赤帆”·····	(36)
“山”和山·····	(38)
致贝壳·····	(39)
问大海·····	(40)
海之白描·····	(42)
百慕大·····	(43)
北纬四十度线·····	(44)
海中礁石（之一）·····	(45)

海中礁石（之二）	(47)
海上明月	(49)
第一次下海的舵	(51)
你快些远行吧，帆！	(53)
大海为什么激动	(55)
大海没有睡去	(56)
痴望海鸟	(57)
海下观日出	(58)
渔村新娘	(59)
问鸚鵡	(60)
古寺行	(61)
素描普济禅寺	(62)
给紫藤写意	(63)
为石蛙画像	(64)
听野蜂自语	(65)
山泉，进入世界的深处	(67)
莫干山印象（二章）	(70)
雾	(70)
竹	(70)
金属王国的“文武大臣”（七章）	(72)
他，骑着“凤凰”	(72)
他，是把长剪	(73)
他，走向车间	(74)
他，钻好眼	(75)
他，问苍鹰	(75)

他，组合自己.....	(76)
他，站在秋光里.....	(78)
追忆第二次握手.....	(79)
长辫子老处女.....	(80)
孤独老汉.....	(81)
某高智商女人.....	(82)
阅读城市（二章）	(84)
雄鸡啼鸣之前.....	(84)
朝阳升起之后.....	(85)

冰山雪莲

你活活地死去。

你死死地活着。

你的身边堆着厚厚的冬天，你的心上滚过尖啸的夏天。

你孤独的灵魂，嵌满受冻的太阳和受冻的月亮。

你别无选择！

你面对死亡只能拥抱死亡！

寒冷使你热烈。

昏厥使你清醒。

你第一次对个性的独立选择与个体生命的体验尝到难言的苦涩，你发现悲剧代表着一切生物的终极不和谐……

风神雷神，山神河神，界定你属于真悲剧——
峰壑不再赐你坚韧，深谷不再养你生机，兀立的峭石不再强你体魄、壮你姿色……

你心中痛苦的海拔，便是巍巍冰山的海拔！

你渴望飞动，你默然自语：让一切的自然尽情地渗透到自己的叶脉里，让灵魂在自然这个无限的

视角和画面中作一次小憩，作一次跋涉……

闪电把你与世界划开一个距离。

只有黑蜜蜂伴随着你，在你身上采取寂寞，采取悲凉，尔后酿成歌声唤醒你、补养你……

你终于穿过了冰川编排的栅栏，风雪制造的地狱，你的被一次次死复活的心，导航着生命的舟楫……

死神离你而去，有如飘逝的雪花。你的理智长出了密匝匝的根须，你擎着自己的形象——

要让世界仰起头，

看“死”在千百米高度的你，

被自己开出的花祭活！

鹰

—— 标本馆一瞥

腹腔空了，身体仍鼓凸着丰满。

翅膀软了，羽毛仍竖立着飞动。

尖喙缩了，却不失固有的锐利。

脚爪瘪了，却不失原先的遒劲。

眼睛凹陷了，昔日的深邃、昔日的神威，荡然无存。只有月钩能钓起眼底几缕尚未泯灭的冷光……

蓝天——“蓝”了一天的留恋。

青天——“青”了一山的追忆。大江大河，大树大木，大鸟大雀……，倚在天的脊背上或呼唤，或喟叹，或诉说；

小溪小涧，小草小花，小蜂小蝶……，扑在山的怀抱里或抽泣，或痴想，或悲鸣。

你凝视着一个方向，似乎把你残剩的目光投得很远很远。你是在寻找以往的经历吗？你是在察看博击的战场吗？还是在数点自己的胜券、自己的误失？

你把沉沉的头颅抬得高高的。你是在思索一生中的辉煌期和寒冷期？你是在悲呼还是在忏悔？

你博大。

你精深。

你旷达。

你睿智。

——你只是为了作出提示：鹰的才华在于创造意识。

你听见么？世界站在多少人的心头上呼唤着你！呼唤着你呵：你不能定格下去，你不能只是自己象征自己，你不能使生命的意义仅仅是个模拟！

致一座山

你用身体高远了天，壮阔了地。

你只能昂首，你把世界顶着。

你把风养在丛林中，

你把雨蓄在水库里，

你把雷藏在峡谷间，

你把电隐在沟壑内……

你用大大小小的山峦，编排自己的雄浑、自己的苍莽；你用霞的鲜丽、花的缤纷，衬托自己的高度、自己的辉煌。

你的沉默使你清醒。

你的寡言使你高深。

你很神奇，非你莫属——

清晨，你放飞金鸽（太阳）。夜晚，你放飞银鸽（月亮）。

你走不动了，却谁也没看出！

你没想到自己竟然变得易怒！

山梁，横着你的冷眉，

冷眉下，那大的小的、直的曲的、奔的跑的、飞的走的……在颤抖——

颤抖不止！

船 夫（六章）

他，拉着纤

也许是江水的杰作 ——

长长的江堤，被雕塑成坚硬而柔软、沉着而轻浮的泥“龙”花边……

他，拉着纤，拉着流动的岁月，拉着浪迹的生涯。那被阳光镀成的古铜色的身体，向前倾斜，——与地面构成四十五度。

呵，构成四十五度的 ——

还有他的头扎小辫的孩提时代，

还有他的脚套玉镯的少年时代，

还有他的目光炽热的青年时代，

还有他的思想深沉的中年时代……

他，把纤绳扣进肉里，拉直的绳索象一根紧绷的琴弦，……江风是个感情丰富、豁达豪放的乐师，看见这样的“弦”，就动情了！

呵，从“弦”上滑落的不是旋律。而是轰鸣的歌词 ——